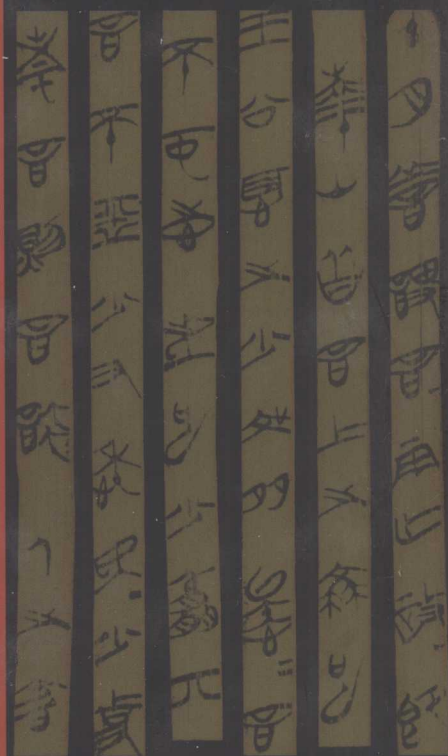


李守奎 曲冰 孫偉龍 編著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二）
五 文字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K87754
U/125

李守奎 曲冰 孫偉龍 編著

二
—
五
—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文字編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一五) 文字编/李守奎, 曲冰, 孙伟龙编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063 - 4026 - 7

I. 上… II. ①姚…②曲…③孙… III. 竹简文 - 中国 - 战国时代 IV. K8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6576 号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一五) 文字编

作者: 李守奎 曲冰 孙伟龙

责任编辑: 王 妍

装帧设计: 曹全弘

责任校对: 刘学青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清华大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 260

字数: 1300 千

印张: 64.5

插页: 3

印数: 001 - 1500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026 - 7

定价: 48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上博楚竹書研究，是當下古文字學、古文獻學，以及思想史研究領域中的熱門話題。李守奎教授長年潛心於楚文字工具書的編纂，在繼二〇〇三年出版《楚文字編》後，又在短短的四年中，帶領他的學生們編出這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我相信，這樣一部洋洋一千多頁的大書，無論其得失如何，都將成為古文字學與相關學科研究者的案頭必備之書。因此，這項工作對於學術發展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對這本大書本身所要說的幾句話。

對於任何一門學科來說，嚴謹精練的學術論文和工具書乃至教科書，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僅僅如此，科學家仍不滿意。諾貝爾獎得主、美國化學家兼詩人洛德·霍夫曼（Roald Hoffmann）曾在《相同與不同》（*The Same and not the Same*）一書中，對科學創造活動的實際情形與成果發表形式之間的關係有過一番令人深思的議論。以化學論文為例，霍氏引了下列當代《化學文體指南》中的一段話作靶子：

一個應該避免的做法，是把一項研究的整個年代史羅列出來。一項研究的完整過程會出現以下情況：開始時猜想錯了，線索是假的，對反應的方向理解不對，以及一些偶然的故事。這樣的細節，在閒談碎語中可以添點笑料，在正式論文中，則是決不能登場的。一篇論文，應當介紹研究的對象、結果和結論。研究過程中出現的偶然現象，在長期的記錄中沒有多大意義。

對於《指南》的要求，霍氏顯然不滿意，他說：

我喜歡文字精練，敘述簡捷。但是，如果要遵從這篇文體指南的建議，可能與科學家的人性背道而馳。為一項化學研究撰寫一篇思路清晰而又例證豐富的報告，人們往往不得不忽略去許多具有創造價值的活動，其中包含人的頭腦和雙手對「偶然事件」等做出的反應。由偶然引發出偉大的發現，在科學史上不乏其例。如若從另一角度看，以上對好科學論文所作的規定清楚表明，化學論文不是真正反映出我們瞭解了些什麼，揭示了什麼，化學論文祇不過是一冊編纂的課本。

因此他認為：

一本刊物上所寫的內容，並不是實際上發生的事物的真實可靠報道。它不是實驗室記錄。而且人們也瞭解，即使是那本記錄，也沒有完完全全反映出所發生的事物。刊物的內容，或多或少是一段段精心編織的、男人或女人製造的文字。人們希望它更多的是這樣的文字。在合成和製造光譜儀時碰到的障礙都刪去了，剩下的內容用以修辭，好讓我們更相信文章的作者。至於那些缺乏說服力的內容都拿掉了。其實，被克服的障礙，才是那成功故事的光輝源頭。

不難想象，類似的情形也同樣發生在其他學科領域，古文字研究也不例外。工具書更是祇能告訴讀者當下被學術界視為正確的解釋和結論，而學者獲得這一認識的過程，自然是無法體現的。舉一個例子：上世紀五十年代，安徽壽縣出土著名的鄂君啓節，其上有𢇛字，又有以此字為偏旁的字；此後在望山楚簡和包山楚簡中亦出現過此字的異體。幾十年間，學者始終未能正確釋讀此字，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學者憑藉上博楚竹書，方悟出此字就是「稟」（就）字。然而，在學者正確釋出此字之前，朱德熙、李家浩兩先生曾在字義方面得到過一個最接近真理的說法；而在學者釋出此字之後，我的師兄，不久前去世的何琳儀教授，似乎又是惟一正確解破此字結構的學者。一個𢇛字的發明史，足可寫出一個長長的故事。何況疑難字的考釋，還僅僅是古文字學的一個方面而已。因此，我希望將來有人來寫一部古文字或古文字資料發明史，看看那些成功的、半成功的以及失敗的經驗，是如何促進了這門學科的成長並不斷豐

富著我們的知識，更可藉此昭示古文字學者的智慧——也就是人類的智慧——所能達到的高度。是爲序。

吳振武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起草於上海
浦東，九月二十七日改定於珠海旅次

前言

上海博物館在一九九四年先後兩次入藏竹簡約一千七百支，第一次是五月從香港古玩市場購入一千二百餘支，第二次是當年秋冬之際，香港友人襄助獲得四百九十七支。經鑑定，兩次入藏的竹簡都是出自同一地點的戰國楚簡。內容全部是古書佚籍，其中有些可以與傳世古籍對讀，大部份不見於記載。其內容涉及歷史、哲學、軍事、文學、語言文字等諸多方面。這是目前可以見到的最大宗的先秦古書實物，是中國文化史上了不起的重大發現。竹簡經上海博物館利用先進技術精心處理，陸續公佈，海內外學術界迅速掀起研究的熱潮。

竹書上的文字基本上是戰國楚文字，早在兩千多年前秦始皇「書同文」的過程中就被廢除了，可以說是一種失傳了的古文字，釋讀十分不易。再加上大部份竹簡殘破漫漶、次序失編，文本的復原也非常困難。對其內容深入研究更須假以時日。目前，在上博楚竹書研究的各個方面，文字的釋讀和整理是基礎，是當務之急。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是將已出版的楚竹書一至五冊的所有文字按照《說文解字》的次第編排成字表的一部專題古文字編。與《楚文字編》相比，本書從技術處

理到體例做了如下調整或改進。

一、字樣由復印剪貼改爲掃描剪貼。這樣可以盡力減少字樣的變形或筆劃丟失，避免字樣的失真。漫漶竹簡的字樣如何處理得更加準確而清晰，尙需進一步探討。

二、收字原則是有字必錄。不論字樣的眾與寡，也不論字形的清晰與漫漶、完整與殘缺，一律收錄。非文字標識符號也依例收入附錄。共列出字頭二千零九十六個，收錄單字一万七千五百九十個；另附有殘字、合文、重文、非文字識別符號等附錄，將各種墨蹟，收羅殆盡。這樣做使得字編的篇幅驟增，一些常用字的重文所佔的比重很大。極端的例子是「之」字，單此一字就有重文七百四十一個，這些字樣變化也不是很大。如果單從爲文字考釋或文字釋讀提供字樣參考的角度考慮，這樣收字顯然多餘繁瑣。但對於一部材料封閉的專題文字編來說，窮盡收錄字樣可以具備更多的功能：例如可以作單字索引，可以進行字頻統計，可以進行書手字跡比對等等。

三、異體分行和異體隸定做得更加細緻。對於沒有明確規範的手寫體的楚簡文字來說，異體字的標準是非常難以製定的。現代漢字有明確的規範體，但在手寫體中，筆劃的續斷多寡尙且人各有異。秦始皇之前，未聞有正字法，從楚簡文字的實際使用情況來看，顯然缺少統一的規範。如何從記錄詞的角度把異體字與假借字區別開來，如何從文字構形的角度把記錄同一個詞的若干文字區別爲不同的異體，這既是一個理論概括的問題，又是一個具體操作的問題。凡記

錄同一個詞，在構形上和辭例上都可以證明是同一個寫詞單位的若干文字，其構形偏旁不同、構形筆劃多寡不一的，我們都視為異體，在字編中都分行排列。構字偏旁不論是意符、音符、區別符號還是飾符，皆出隸定，予以表示。譌變來的偏旁依據文字實際情況予以隸定而不論其來源。例如「執」字作，其右下角的「女」旁是由「𠂔」下的「止」形上移譌變而來，但對於戰國時期多數書手來說，不會如此深入地理解，在他們心裏和筆下的大概都是一個「女」旁而已，我們把它隸作「執」。有些字的字形雖然不同，本字編祇作分行排列，但不出隸定。這種情況有幾種類型：

有些字因構形不明，無法明確區分出功能不同的偏旁。如「者」字，由於書手不同，有、、、、、等十餘種有明顯不同的異體，但其構形不明，隸定從略。

構字筆劃多寡不一的，多出的筆劃是飾劃，不一定出隸定。例如「不」字，在、、、等六類不同形體中，其橫劃上部是否有橫形飾劃、豎上是否有點形飾劃或橫形飾劃，彼此明顯不同。但如果都出隸定，繁瑣而無用。

筆劃形狀明顯不同，但不具有區別功能者不出隸定。例如「而」字，有、、、、諸體，係不同書手的個人書寫特徵。我們之所以說這些字筆劃形狀是「明顯的不同」，是因為在不同的書手筆下，這些不同可以構成不同文字的區別特徵。例如上博五《競建入之》中

的「而」字作 、、 等，這種形體在上博二《容成氏》中就是「天」字。這兩篇中「天」與「而」的區別，主要靠筆劃的彎曲與斜直區別的。這種筆劃形狀如果不具備區別功能，不予分別隸定。

譌書一般不出隸定。如《周易》五十號簡第四十二字 ，從字形上說是「而」字，但帛本、今本皆作「不」，當係譌書。其它一些類似的情況，本字編凡例之第三條有詳細的說明，可參看。

四、字頭排列更加注重與所記錄詞的對應關係，儘量避免簡單的字形比附，對於同形字、未分化字的處理方式多樣，或重出，或用按語說明，儘量多提供有價值的信息。例如「聖」字，在楚文字中記錄了當時「聽」、「聲」、「聖」三個詞，文字雖然沒有分化，但三個詞的區別是明確的。此字如果單獨放在任何一個字頭下，都不能準確反映楚文字記錄語言的實際情況。我們就依據其在文例中所記錄的詞，分別置於「聽」、「聲」、「聖」三個字頭之下。又如簡文中的「售」字，實際上是「唯」字的異體，讀爲「唯」或「雖」，與《說文》新附字「售」的音義沒有關係，我們就放置在「唯」字頭下，並加按語說明。

五、字樣出處除了標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五冊的冊序、篇名簡稱、簡號外，還標明每個字樣在竹簡中的位次，更便於檢索。尤其是對於一些殘損漫漶嚴重的簡文，更便於核對。

六、增加了簡文的釋文。字表後面附兩套釋文：一套按原書竹簡的排列次序嚴格隸定以反映文字的構形。另一套按照作者理解或認同的竹簡編聯次序，用通行漢字轉寫簡文，以反映竹書的內容。讀者藉此瞭解文字結構、辭例和竹書內容都很方便。

七、多年來古文字檢索的經驗是：如果知道文字的讀音，拼音檢索是最方便快捷的。我們所編的拼音檢字表僅僅是為讀者檢索方便而製定的，所標註的現代漢語讀音可能不符合語音演變的規律，也可能不是該字的真正讀音，而是字書中同形字的讀音。儘管拼音檢字表不能當做上博簡文字註音表使用，但對於大部份字的檢索是很便利的。

八、此書在圖書製作上，責任編輯嚴格按精品工程打造，幾次改版，嚴格校對，各個環節都力求做到精確、實用、美觀。

九、字編更多地表達了作者對楚文字的理解，每個字無論是文字構形還是文字釋讀，都經過作者的認真思索，審慎處理。全書共出按語一千四百餘條，對楚文字的音讀、構形、異文，與《說文》古文的關係，與後世字書同形字的關係等等多個方面做了必要的說明。

關於取材範圍，我們有兩點補充說明。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是同一批竹簡，為什麼不等完全公佈之後，出一個完整的文字編？首先，上博簡數量很大，對已公佈竹簡文字的深入研究和充分整理，是對將陸續公佈的其他竹書研究的必要基礎。據馬承源先生介紹，上海博物館先後兩次入藏的楚簡在一千七百支左右。據

我們統計，前五冊公佈的竹簡是五百二十一支，不及總數的三分之一。除去第六冊已公佈的九十一支，尚有一千餘支竹簡沒有公佈，這些未公佈的竹簡即使全部是殘簡，文字量也非常可觀。第二，按照「有字必收」的體例收字，前五冊的字樣已經很多，書已經很厚，再加大篇幅，讀者翻檢不便。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已經出版，為什麼不將其依例收錄？前面已經說過，對於經常翻檢的工具書來說，書太厚讀者使用不便，這是原因之一。第二，古文字編是研究成果的表列，不是材料的堆砌，新材料出來，需要有一個深入研究，逐漸消化的過程。倉促入編，有害無益。這個學期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專業博士生課程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研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等到我們對陸續公佈的竹書有了比較充分的研究之後，相信會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編》後續之書。

關於參考文獻，也需要略加說明。

「參考文獻」有兩個作用：一是表明這些文獻是本課題研究的基礎，本課題研究參考了這些文獻，詳細列出，以示不敢掠美。二是為讀者提供一個研究相關課題的閱讀範圍。對於嚴謹規範的學術著作來說，引用前人時賢的重要成果即使不能在「注釋」中詳細註明出處，也應當在「參考文獻」中有所體現。工具書是將材料、公識、常識按一定的方式公諸於眾，供人檢索，所以參考文獻可以從略。

古文字字編是研究結果的表列，不表述研究的過程。這裏的「研究結果」包括編著者的研究成果和編著者認同的他人的研究成果，兼具學術著作和工具書的二重性。上博簡研究很熱，尤其是網上討論，目不暇接。而這些研究上博簡的文獻對於編著字編來說，參考的價值並不相同。有的釋字深入透徹，發人所未能知，例如李家浩先生釋爲（茲）與（臣）的合文，讀爲「緝熙」；何有祖先生釋爲「膝」等；有的是對釋文中一些簡單錯誤的糾正，談不上什麼重要發明；有的是有一定依據的推測，可備一說；有個別的則是不著邊際的臆測。這些研究文獻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即使是「不著邊際的臆測」，也可以爲我們提供反面的經驗和教訓。從學術的規範性考慮，我們試圖把這些參考文獻全部附上，但所列出的篇幅相當龐大，祇好忍痛割愛。我們從工具書的實用角度出發，不以單篇文章爲單位，祇是把本字編編著者受惠甚多的主要著作、論文集和刊物的名稱附列於後。這樣處理雖然使得字編簡明便利，但所吸收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沒能明確出處，請廣大學者見諒。作者正在進行「楚文字彙考」課題的研究，擬在結項成果中，對上博簡文字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予以明確的、必要的交待。在此，我們對爲上博簡研究做出貢獻的所有學者深表謝意。

全書的分工情況是：

李守奎：全書的體例；全書的釋字、隸定；字頭、字樣排列；按語撰寫；釋文簡序排列；第一冊之《性情論》與第四冊釋文；全書統稿定稿。

曲冰：第三冊、第四冊、第五冊字樣的圖片與出處；第三冊、第五冊釋文；字數統計；漢語拼音檢字索引。

孫偉龍：第一冊、第二冊字樣的圖片與出處；第一冊《孔子詩論》、《緇衣》和第二冊釋文；標識符號；參考文獻。

全書字樣圖片的電腦裁剪全部由曲冰和孫偉龍完成。前四次校改均由曲冰和孫偉龍初校，李守奎再做校改。五校以後的校改由李守奎完成。

作家出版社為本字編的字形修整、字序調整、全書校對做了大量的工作，並製作了部首檢字表和拼音檢字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研究才剛剛開始，許多問題需要多個學科共同努力，逐漸解決。希望《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既是學術研究的一部份，也能成為學術研究有用的工具。字編中必定會存在或大或小的疏漏和錯誤，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李守奎於二〇〇七年十一月改定

凡例

一、本字編收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所有文字及標點符號。《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所錄十支楚簡與上博竹書多係同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五冊中的殘簡，本字編一並收錄。

二、每一字頭下所收重文，異體分行排列。判定異體分行的標準是：①構形部件不同。例如「災禍」之「禍」作「禍」、「祚」、「禍」等。②構字部件多寡不同。例如「天」字作，又作，後者多一飾劃。③構字筆劃明顯不同。例如：「章」字作，又作，前者豎劃上是橫，後者豎劃上是點。④構形上或通或斷之不同。例如「祀」字作，又作，後者「示」旁豎劃貫通。又如「天」字作，又作，後者所从「大」形中斷。⑤構字部件位置不同。例如「滄」字作，又作，前者水旁在側，後者水旁在下。

三、每一字頭下之異體大部出隸定字形。下列情況不一定出隸定：①飾點或飾劃。如、的豎上之點及上部之橫，隸定中不予表現。②省形。例如「則」字作、